

Le Grand Soir

L. Kämpf

薇娜

有 版 權

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

微 明 叢 書
薇 娜

作 者	L. K a m p f
譯 者	石 曾 蒂 甘
編 者	微 明 學 社
總發行處	上海開明書店

實價大洋五角

1 9 2 8

★

L. Kampf 著

蕭甘石曾譯

薇

娜

一九二八

感謝君
設計裝幀

——社學明薇——

『……我應該投一個炸彈在所有的人的
眼前，這個炸彈是要他們大家都能夠親眼看
見，而且牠的爆裂聲會使得他們都拋棄他們
的可羞的冷淡態度……』

——L. Kampf

著者像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卷首

薇 娜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五

夜未央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⋮

四九

石曾帶甘二君不曾合作譯這集子，是編者自由地把他們集合起來的。理當聲明。

——編者

藏

概

——帶甘譯——

卷一

三

一

一

我一到了柏林，便去會我的朋友波痕。我們是在一處長大的，年歲相同，自小就同在本鄉的小學和中學裏讀書，隨後又同游學維也納。在大學裏聽講時，我們同寄宿在一間房子裏。他是習化學的，我是法科學生。

在第三年第五學期的中間，我因事回到家裏住了幾月。等我重到維也納時，波痕已不在那里了。過了幾年，我們都不曾見着面。他當時定在日內瓦，過後我聽說他在倫敦，再後他就住在巴黎。究竟他具着什麼目的，沿着什麼

路線，要如此旅行，沒有人告訴過我，後來我從報紙上知道在柏林有一個化學家製造出一種曲頸蒸溜瓶，因而得名，他還是一個出名的劇本作家，他的妻子是一個女伶……這就是我的老友波痕。我很高興和他再見面，所以一到柏林，便先去看他。

我們親熱地擁抱着。

他正要從寫字臺的抽屜裏取出雪茄煙給我，鄰室裏電話的鈴聲在響了。

『你自己取罷，在右邊的抽屜裏。』他說罷，便急忙地出去了。

然而右邊的抽屜共有三個。我打開了第一個：裏面盡是些文稿，我立刻起了一種畏懼心和尊重心，連忙關上了。在第二個抽屜裏有一個大匣子。這

實在不像他放雪茄煙的匣子；不過爲了要免掉我的疑心，我便揭開了匣子的蓋。

呵！這是一束頭髮，一半編成了辮子，一半是散開的。

我害怕起來了。恰巧近來在弗立特齊街上，有幾個年輕姑娘在一陣擁擠之際，一個不當心被人把她們的髮辮剪去了。現在警察正在緝拿那個偷剪髮辮者呢！

波痕回來了。

『原來你就是那個偷剪髮辮者嗎？』我驚惶地問他道。

他是極其驚異，眼望着我：他一看見了我的手中拿着的匣子的蓋，他便明白了我的問話。

『不，不是。你不要驚慌！』說着，他向我微微一笑，這是叫我安靜的意思。過後，他沉思着。

我們點燃了雪茄煙；大家都不開口。過了一會兒，他說：

『我想你一定急欲知道何以在我的辦公室裏會有這一束髮辮？』

『我不願意做一個輕薄的人。』

他拍我的肩，一面說：『輕薄的人在像我們這樣的老友間，還有什麼輕薄不輕薄呢！現在還有一件同樣奇怪的事：就是，在如此久別之後，剛一見面，我便要來向你敘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……那麼，就請你靜聽着罷——』

二

你還記得，我們都是在第五學期中，你在假期後便不會回到學校，我一個人重進去了。離開了你，我沒有一個朋友，沒有一個真實的相識，因此，我便過着最寂寞單調的生活。星期日午後的憂悶尤其難受。有一天，因為閉着無事，我出去散步，走到了郊外的大路。可愛的秋天的太陽快落下去了，寒風吼着，割得人臉痛，而且還戲玩着婦女們的衣裙，吹落了男子們的帽。我逆風而行，藉着和風相鬥以取樂。

一個影子在我的面前溜過。起初我只辨別出這是一個女子：一對發亮

的眼睛，我停住腳，轉過頭看「她」飄飄然走了，好像御着風一般。在她的英國式的便帽下面，露出了豐富的鍍金似的棕色頭髮；圍着她的頸項的那一條長的圍巾，被風吹得摺疊成各種樣式，陪襯出她那可愛的婷婷倩影。我是何等願意再見那一對眼睛呵！我便跟隨着她。不久我們兩個都到了大學的附近；她轉入大學路，然後走在一帶拱廊之下，瞬息間，她推開了一道門進去了。

這是一所最樸素的咖啡店。我也進去了。兩間房子裏都充滿了鬧聲和煙霧。我一進門便感着一種奇異的畏怯。我好像跑進一個秘密結社，其中所有的人都是互相熟識的，只有我一個人是闖入的生客。然而，不久，我的眼睛也就和這種環境熟習了，我開始從煙霧中分辨出這房子裏的人和物。我發

現了「她」在一個角裏坐着。我在尋找一個座位。所有的椅子都被飲客或報紙佔着了；不過，一會兒，侍者搬開了一堆印刷品，讓出了一把椅子，我便坐下了。

爲什麼我要進來呢？我幾乎忘記了，我愈觀察這種新環境，我愈感覺到不安。

每個人的一生中，總有一些時候，是他永遠不會忘記，連極小的事也記得很清楚的。這時便是我一生中的那種時候了。

在鄰桌的座中有人在叫：

『弗蘭茲，（侍者名）開賬來。』

『呢』弗蘭茲連忙跑了過來。

『一杯純咖啡。』

『八個。』（指錢的數目——譯者）

『一塊軟麵包。』

『十一。』

『八小塊白麵包。』

『二十七。再沒有別的東西嗎？謝謝。』

一個人在五點鐘喝咖啡的時候，居然能夠喫完九塊小麵包，這是很奇怪的；我覺得有趣，便向着那張桌子一望。我立刻驚詫異常，因為我看見那個人是一個麻面的青年，他有凹進的肚腹，瘦弱的面頰，深長的頭髮，和幻想

的雙眼。很闊氣地，他還丟了兩個克羅側（德幣）在放「薄酒」的杯子裏，然後扯起短衣的領，便走了，在晚間的寒風中行路，他連一件大衣也沒有。

在每張桌子上都放滿了無數杯的水，人們正在激烈地辯論着。其中許多人的相貌我好像是認識的；我記憶起曾經在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時候，看見過這些人。他們是屬於各階級的，不全是學生。在一張桌子旁，我看見了那個在化學實驗室中我的鄰近的同學。

這時，我便知道在這里的飲客都是俄國人。

我的同學看見了我，向我的桌子走來。他說：

『親愛的同學，你好嗎？你在這里幹什麼？誰把你帶到這里來帶進這個洞裏來？』